

民族文化村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云南民族村为例

李翎维, 田纪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为更好地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文化,激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市场资源,综合运用多种地理空间分析方法,以云南民族村为例,基于其2011—2020年百度指数,探究民族文化村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时间分布上,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2011—2017年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18年稍有下降,2019年缓慢回升后,2020年大幅下降;每年的月关注度波动趋势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呈现“双峰”状;各年份季节性差异显著,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全年分布趋于均匀。②空间分布上,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较为零散,西北内陆城市对云南民族村的网络关注度低于东南和西南地区,主要表现为4个较高关注区域和1个高值关注中心,并且较高关注区域(城市)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以东;空间分布整体呈集中态势的不均衡分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川渝地区等地区。③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为空间距离交互项>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互联网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人口规模和受教育水平出现了空间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针对我国民族文化村建设和发展的网络营销建议。

关键词:民族文化村;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影响因素;云南民族村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4)22-0190-08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部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原始风貌逐渐消弭,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性和地方性知识与习俗正在消失,少数民族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危机。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资料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062位,已去世四五百位,健在的传承人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1]。其中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少数民族非遗项目渐渐失传,例如“羌年(羌族传统节日)”“黎族传统纺织技艺”“麦西热甫(新疆维吾尔族特殊民间娱乐)”“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等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形势严峻,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2]。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这明确了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意义。民族文化村作为民族文化旅游的典型项目和旅游品牌,

是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综合载体,在推进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拓展旅游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研究民族文化村的权威文献主要是对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民族村寨是民族文化保存最好、文化积累最深厚、文化特色最鲜明的区域,对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实质就是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在民族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持积极的态度,对民族文化村(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效果表示肯定,认为在这样次生文化环境下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民族文化开发利大于弊^[3-4];另一种持消极态度,对民族旅游发展模式中的民族村寨文化“真实性”提出质疑,对民族文化环境“原生土壤”遭到破坏、民族文化同化、商品化、庸俗化等问题产生担忧^[5-6]。基于上述观点,部分学者从民族文化村产业化发展中的资源整合、景观设计、品牌模式、民族文化产权安排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针对民族文化

收稿日期:2024-07-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JY145);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23DY10)

作者简介:李翎维(1999—),女,广西玉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服务管理、旅游经济研究;田纪鹏(1982—),男,山东沂源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服务贸易、旅游经济结构、商务旅游。

资源与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路径建议,实现开发与保护的良性互动^[7-9]。

云南民族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是反映和展现云南 25 个民族社会文化风情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基地、国际民间艺术节组织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Organization of Folklore Festivals and Folk Arts, CIOFF)中国委员会民间传统文化基地和国家民委全国首批民族工作联系点之一。云南民族村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民族文化主题景区,保护传承和集中展示了云南少数民族优秀而独特的传统文化,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目前对于云南民族村的景点类型划分主要有两种观点:保继刚^[10]在系统分析主题公园发展的影响因素中将云南民族村划分为主题公园;杨兆文和徐乃瑞^[11]则将云南民族村定义为民族文化村,即为避免因产业革命而导致文化单一和民族文化衰败,以保留和宣扬民族文化为目的的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村按照性质划分可分为新建模型文化村和实地保护两种;按照类型划分可分为多元民族文化村和单一民族文化村两类。本文借鉴后者的观点,将云南民族村划分为新建模型的多元民族文化村。

综合已有研究,本文发现少有学者从客源地视角对民族文化村的受众、网络营销等问题进行研究,且利用计量回归方法分析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的文献还较少。已有研究表明网络关注度与旅游目的地客流之间存在前兆效应^[12-13],从客源地游客视角进行多层次民族文化村网络关注度分析,有利于运营方根据网络关注度的影响因素,开展针对性的网络市场营销,提升民族文化村的知名度,从而扩大客源市场。

基于此,本文从客源地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地理空间和计量回归等分析方法,利用百度指数探究以云南民族村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村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一方面丰富网络关注度相关问题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为我国民族文化村建设和发展提供网络市场营销的建议,以期更好地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文化。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14-17],综合选用了季节性集中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变差系数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进行数据分析,3 个指数均为衡量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和波动特征的重要指标,能够

较好地 3 个方面帮助了解、评估和预测不同时段网络关注度分异状况、潜在客源市场集中分布情况以及稳定性和波动性,从而为云南民族村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旅游流量管理策略、景区规划和发展提供数据参考。

1.1.1 季节性集中指数

季节性集中指数,又称为季节性时间强度指数,可用来衡量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时间分布情况。季节性集中指数计算公式如下^[18]:

$$S = \sqrt{\sum_{i=1}^{12} (x_i - 8.33)^2 / 12} \quad (1)$$

式中: S 为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季节性集中指数; x_i 为各月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占全年网络关注度总数的比例。 S 越大,表明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时间差异越大; S 越小,表明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时间差异小,全年分布均匀。

1.1.2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主要用于衡量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是地理学研究中一个常见指标。本文引入地理集中指数来表示我国各地级市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均衡和分散程度。地理集中指数计算公式为^[19]

$$G = 100 \times \sqrt{\sum_{i=1}^n \left(\frac{c_i}{C} \right)^2} \quad (2)$$

式中: G 为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地理集中指数; c_i 为第 i 地区的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 C 为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总数。 G 越接近 100,表明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越集中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地区; G 越小,表明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越分散。

1.1.3 变差系数

变差系数是指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用以衡量两个或多个区域之间网络关注度的差异程度。变差系数计算公式为^[20]

$$CV = \sqrt{\frac{\sum_{i=1}^n (x_i - \bar{x})^2}{n}} / \bar{x} \quad (3)$$

式中: x_i 为某地区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 $\bar{x}$ 为各地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平均值。 CV 越大表明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越显著。

1.1.4 熵权法

根据信息熵的定义,对于某项指标可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其熵值越小,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即权重)也越大。利用熵权法对民族文化资源这一因素指标

进行综合评价,最终获得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并纳入影响因素分析。

1.2 数据来源

百度搜索(baidu.com)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据《2019年中国网民搜索引擎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国内搜索引擎品牌综合渗透率中百度搜索以高达90.9%的用户渗透率排在首位。百度指数(baidu index)是基于百度搜索平台数据为来源的数据分析平台,涵盖大量网民的搜索行为数据,是当前互联网乃至整个数据时代最重要的统计分析平台之一,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本文通过百度指数平台进行数据获取,检索关键词为“云南民族村”,数据类型为PC端+移动端的综合数据,时间跨度为2011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总计10年。采用Excel2010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基本运算处理,运用ArcGIS、Stata17等数据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时空分析和统计分析。

2 时空特征分析

2.1 时间特征

2.1.1 年际特征

根据图1和表1所示,2011—2017年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逐年增长,2018年稍有下降,2019年缓慢回升后,2020年大幅下降。峰值年份集中于2016年、2017年和2019年。其中,受到互联网发展和智能手机普及的影响,2011—2016年网络关注度增速较快。2016—2019年云南地区旅游负面事件频频发生,例如2016年的导游强制购物事件、2017年的恶性打人抢劫事件、2018年的女学生昆明旅游被打事件等,都引发了民众的关注、议论和批判,因此该阶段网络关注度仍处于上涨的态势,但增速明显放缓。已有研究表明作为“社会公民”的消费者,对目的地所发生的“欺客宰客、强迫购物”等非道德事件通常会表现出愤怒情绪,消费者愤怒情绪显著地降低了旅游意愿,并促进了负面口碑传播^[21]。众多负面事件降低了网民对云南旅游的好感度,而云南民族村作为云南标志性景点之一,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此波及,网民对云南民族村搜索意愿降低,2018年网络关注度明显下降。为整治旅游市场问题,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措施》,2019年云南省全面实现游客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制度,“重拳”之下云南旅游口碑逐步回升,2019年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重新上涨,但仍略低于最高峰(2017年)。2020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出游意愿下降,进而搜索指数大幅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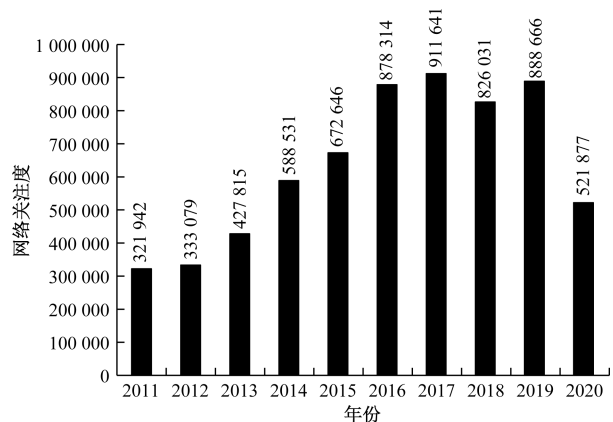


图1 2011—2020年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

表1 2011—2020年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

年份	年关注度	季节性集中指数(S)	地理集中指数(G)	变差系数(CV)
2011	321 942	8.246 677 845	13.939 481 89	2.179 805 266
2012	333 079	8.246 672 932	14.074 462 08	2.205 329 520
2013	427 815	8.246 713 419	16.492 061 96	2.655 343 289
2014	588 531	8.246 671 902	17.820 928 80	2.898 366 937
2015	672 646	8.246 684 426	18.472 882 02	3.016 773 467
2016	878 314	8.246 677 547	16.958 073 93	2.740 849 801
2017	911 641	8.246 671 433	16.776 847 51	2.707 636 114
2018	826 031	8.246 673 228	17.152 172 35	2.776 370 236
2019	888 666	8.246 672 111	16.596 608 81	2.674 554 869
2020	521 877	8.246 684 687	19.328 858 95	3.171 545 639

2.1.2 季节性特征

从月份变化分析(图2),每年的波动趋势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呈现“双峰”状,峰值主要出现在7—8月、10月两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暑假和国庆黄金周。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最大值一般出现在7月底、8月初,随后出现大幅跌落,10月出现小幅回升,并于10月中下旬至次年5月维持相对平稳的状态。2020年1—2月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网络关注度出现大幅下降,2月之后整体数值仍维持在中低水平,但波动趋势已与往年相似。

通过季节性集中指数进一步计算出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时间分布情况(图3和表1),结果显示每年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季节性差异显著,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全年分布趋于均匀。具体月份差异也略有不同,其中2013年的各月差异最为突出,2013年7月、8月和10月的网络关注度占全年关注度占比达到了13.11%、12.46%和11.24%;其他年份各月关注度占比较为均衡,鲜少超过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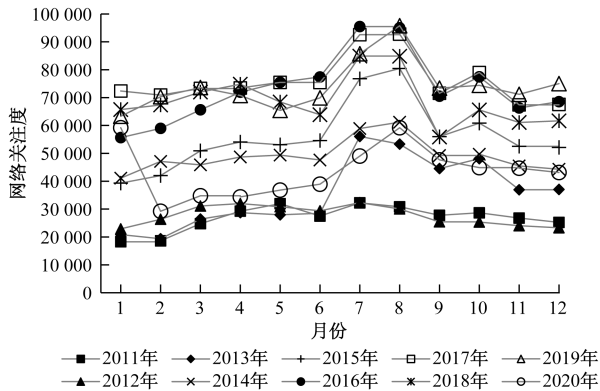


图2 2011—2020年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月度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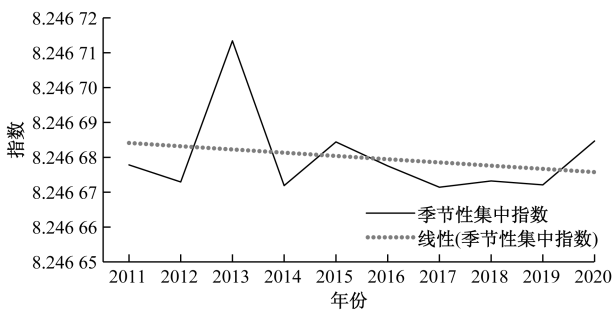


图3 2011—2020年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季节性集中指数年际变化

2.2 空间特征

2.2.1 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

对296个城市的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进行排序,地级市层面,其中有5年的网络关注度前三名分别是昆明、北京、成都,另外4年的前3名分别为昆明、北京、上海,此外的1年为昆明、成都、北京,排名波动幅度较小,且数值均超过15 000;省级层面,2011—2020年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前3均为云南、广东、四川,数值均超过30 000。

利用ArcGIS软件对云南民族村2011年、2014年、2017年、2020年的全年网络关注度进行可视化处理。从全局分析,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较为零散,西北内陆城市对云南民族村的网络关注度低于东南和西南地区,主要表现为4个较高关注区域和1个高值关注中心,并且较高关注区域(城市)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以东。较高关注区域分别为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川渝地区。前3个地区属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交通发达,人口规模、互联网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较高。云南靠近川渝地区,是跨省旅游的优选。高值关注中心为云南地区,主要以昆明市为中心。

2.2.2 空间集聚与差异特征

通过计算地理集中指数和变差系数,多角度剖析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特性。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地理集中指数2011—2015年不断增大,2016—2019年整体呈下降趋势,波动较为平缓,2020年增大至峰值(19.33)。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变差系数波动趋势与地理集中指数相似,呈现“增-减-增”态势,空间差异逐年显著,除了2015年(3.02)和2020年(3.17)年,其余年份变差系数均保持在2.00~3.00。

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整体呈集中态势的不均衡分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川渝地区等地区,推测原因可能是云南民族村作为以保留和宣扬民族文化为目的的民族文化村(民族博物馆),其在宣扬独特的文化内涵时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个人兴趣等因素的门槛,导致部分民众减少或者不对其进行搜索和关注,使得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趋向于集中在上述几个地区。

3 影响因素分析

3.1 因素指标选取及说明

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的时空特征,选取互联网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空间距离6个主要因素为解释变量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互联网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为网民进行搜索行为提供了技术基础,会影响居民对云南民族村的网络关注度。参考黄群慧等^[22]、左鹏飞等^[23]的做法,结合实际问题选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之和作为地级市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分析。

人口规模:人口规模是产生信息搜索网民群体的基础,会影响居民对云南民族村的网络关注度。采用各地级市年末常住人口数量进行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相对较高,可能会增加对民族文化的好奇心和关注度,同时信息化水平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能够获得更多信息资源。采用各地级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分析。

受教育水平: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和兴趣往往受到教育的影响,教育能够影响人们对不同地区文化的认知和欣赏能力,从而影响人们对云南民族村的关注度。采用各地级市年末普通本专

科及以上在校生人数进行分析。

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文化差异是影响人们对民族文化村关注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这些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人们对这些地区的关注度。参考施惟达和肖青^[24]的评估思路,从民族文化资源数量的测度进行指标构建,综合考虑了民族文化资源的存在数量、传承人数、保存程度等3个维度,采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个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人数、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个数、中国传统村落个数4个指标,通过熵权法进行综合评价(表2),最终得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这一指数,用以衡量城市间民族文化资源数量的差异。

空间距离交互项:地区之间距离的远近影响该地对民族文化村的网络关注度。该地区距离民族文化村所在地距离越远,接收到民族文化村的相关信息越困难,且距离的远近会阻碍人们的出行决策,可能会降低人们对民族文化村的搜索和关注。但由于地理距离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在固定效应估计中会被消除,故进一步将旅游目标人群与地理距离相除以构造时变变量,其中旅游目标人群为各地级市每年15~64岁人口数量。

通过 ArcGIS 测距采集各地级市至云南民族村的空间距离,并生成反距离权重矩阵;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等权威资料和网站。剔除无法获取数据的部分地级市,最终获得284个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共计288个城市样本的相关数据。

3.2 模型构建

以云南民族村2011—2020年各地级市移动端和PC端的综合百度指数(BI)为解释变量,以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ECR)、互联网发展水平(ITU)、人口规模(PPOPU)、经济发展水平(PCGDP)、教育水平(EDU)、空间距离交互项(TP/DIS)作为解释变量,构建面板回归模型。为避免模型估计结果异方差问题,对互联网发展水平等4个变量进行取对数

化处理。

$$BI_{it} = \beta_0 + \beta_1 ECR_{it} + \beta_2 \ln ITU_{it} + \beta_3 \ln PPOPU_{it} + \beta_4 \ln PCGDP_{it} + \beta_5 \ln EDU_{it} + \beta_6 TP_{it} \times DIS^{-1} + \epsilon \quad (4)$$

式中: β_0 为截距项; i 、 t 为第 i 个城市在第 t 年的相关数据; $\beta_1 \sim \beta_6$ 为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分别为各影响因素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影响程度; ϵ 为误差项。

3.3 回归分析

3.3.1 基础回归模型检验

首先进行模型检验,便于找出最优模型。由于面板数据的特点,虽然通常假设不同个体之间的扰动项相互独立,但同一个个体在不同时期的扰动项往往存在自相关,因此在各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标准误估计。经过 Hausman 等方法检验,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以聚类稳健的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最终结果,从表3的模型(1)可知,除了受教育水平的5个解释变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为空间距离交互项>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互联网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

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在5%的水平上结果显著,回归系数为76.82。在旅游目的地决策中,为了避免语言障碍、文化冲突等风险,寻求情感、地位等的自我认同,游客更倾向于去体验与自己文化相似的地方,文化距离对出游意愿呈现负相关的态势,因此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即互联网发展水平在1%的水平上结果显著,回归系数为-858.7。互联网是网络关注度的媒介,互联网的发展为民众进行搜索行为提供了技术基础,但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移动智能手机拥有数飞速上涨,手机设备的快速增多并没有带来搜索次数的同速提升,用户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中接收云南民族村的相关内容变得较为困难,因此互联网发展水平

表2 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指标权重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熵值(e)	效用值(d)	权重/%
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	民族文化丰富度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845	0.155	25.422
	民族文化传播度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0.886	0.114	18.645
	民族文化保存度	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0.781	0.219	35.932
		中国传统村落	0.878	0.122	20.001

表 3 各模型回归结果汇总

变量	(1)	(2)	(3)	(4)	(5)
	固定效应	缩尾处理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ECR	76.820** (38.11)	69.290*** (18.59)	95.120 (66.75)	3.035 (9.64)	159.500 (99.71)
lnITU	-858.700*** (166.80)	-468.300*** (61.19)	-793.600*** (180.30)	-479.300*** (164.10)	-1 494.100*** (556.30)
lnPPOPU	2 653.900** (1 077.00)	-1 074.000** (499.80)	-2 430.800 (3241.40)	-522.400 (318.20)	8 618.000** (3 749.80)
lnPCGDP	3 143.00*** (513.20)	1 623.700*** (227.60)	3 405.300*** (685.60)	2 120.600*** (674.00)	4 540.400*** (1 372.60)
lnEDU	347.200* (178.30)	442.700*** (155.40)	485.900 (417.70)	368.000** (153.80)	-244.500 (294.90)
TP/DIS	4 193.500*** (94.40)	13 993.400*** (4 831.40)	41 052.100*** (12 215.80)	10 216.200** (4 699.10)	4 001.800*** (81.17)
常数项	-44 111.100*** (9 363.70)	-10 681.900*** (2 700.70)	-25 846.200 (18 035.30)	-17 752.500*** (6 396.50)	-88 375.600*** (29 041.90)
观测值	2 880	2 880	1 010	1 000	870
R ²	0.285 9	0.130 9	0.249 8	0.087 1	0.367 7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呈现负向影响作用。

地区年末常住人口数量，即人口规模在 5%的水平上结果显著，回归系数为 2 653.9，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人口数量是网络关注度的基础，人口数量越多，网络检索行为就越多，获取云南民族村相关信息的概率也会增大。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即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一方面会增加对互联网发展的投入力度，网络和基础设施设备的覆盖率会相应提升，获取云南民族村相关信息的概率增大；另一方面会影响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良好的经济水平是人们渴望出行旅游、体验特色文化的基础。

普通本专科及以上在校生人数，即受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受教育水平是网络关注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和兴趣往往受到教育的影响，教育能够提高人们对不同地区文化的认知和欣赏能力，从而增强人们对云南民族村的关注度。但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和应用，“互联网+文化传播”新发展模式正在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和现代文明的建设，“微”“短”“快”的微传播弱化了观众对知识的深度思考，用视觉化和娱乐化的片段为民族文化在内的传统民俗文化揽收了更广范的受众^[25]。

空间距离交互项在 1%的水平上结果显著，回归系数为 4 193.5，与预期相符。地理距离越小，关注度越高，说明地理距离仍是影响云南民族村网络

关注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3.3.2 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少量异常值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对回归变量进行了 5%的缩尾处理。回归结果如表 3 列(2)所示，除了各变量回归系数稍有变动，显著性结果和系数方向结果均稳健。然而，人口规模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正向影响随样本变化而改变。表 3 列(1)中，人口规模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列(2)中，正向影响并没有得到实证支持，表明人口规模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影响缺乏稳健性。

3.3.3 异质性分析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资源存在差异性。基于此，将 288 个城市按照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以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南和湖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陕西、甘肃、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青海、宁夏和新疆。表 3 列(3)~列(5)为东、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汇总。

从回归结果分析，互联网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交互项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影响与表 3 列(1)一致，而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人口规模和受教育水平出现了空间差异。从回归系数分析，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互联网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影响系数

随西-东-中部地区递减;受教育水平和空间距离交互项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影响系数随东-中-西部地区递减。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迟缓,人口规模较小,作为网络关注度的技术基础、网民群体基础,因此西部地区的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对这些因素都较为敏感;东部地区经济和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但地区内城市人口规模差距较大;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距离云南民族村的距离相对适中,这个范围的距离不至于过于遥远使得人们不想去关注,同时又能产生新奇感和神秘感,激发好奇心和探索欲,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云南民族村的关注。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综合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基于百度指数平台,探究2011—2020年以云南民族村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村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时间分布上,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2011—2017年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18年稍有下降,2019年缓慢回升后,2020年大幅下降,峰值年份集中于2016年、2017年和2019年;每年的月关注度波动趋势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呈现出“双峰”状,峰值主要出现在7~8月、10月两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暑假和国庆黄金周;季节性集中指数结果显示每年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季节性差异显著,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全年分布趋于均匀。②空间分布上,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较为零散,西北内陆城市对云南民族村的网络关注度低于东南和西南地区,主要表现为4个较高关注区域和1个高值关注中心,并且较高关注区域(城市)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以东;地理集中指数和变差系数结果显示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整体呈集中态势的不均衡分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川渝地区等地区。③影响因素分析,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主要受到空间距离、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互联网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的影响,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为空间距离交互项>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互联网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异质性分析,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人口规模和受教育水平出现了空间差异,且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度、互联网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影响程度随西-东-中部地区递减,受

教育水平和空间距离交互项对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的影响程度随东-中-西部地区递减。

本文选取2011—2020年288个城市样本数据进行多角度研究分析,时间尺度较长,研究单位较小,有利于更深入地分析云南民族村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和影响因素的客观规律,对以云南民族村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村建设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4.2 建议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营销成为许多旅游目的地营销策略的重点。根据前文的分析结果,本文对以云南民族村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村建设与发展提出以下三点思考。

第一,提升营销意识,打造优质品牌。从云南民族网络关注度总体数据可以看出运营方对网络营销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民族文化村应该抓住少数民族文化这一着力点,把握文旅数字化的浪潮,重视营销信息的铺盖和线上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打造民族特色文旅品牌,弱化空间距离对信息获取和出行决策的影响。

第二,针对季节差异,采取差别营销。结合民族文化村网络关注度的时间差异,围绕地区季节特点、旅游资源整合和游客需求制定营销策略,在月关注度峰值和节假日前后持续推送民族文化村的优质内容,有效利用网络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景区效益。

第三,深挖文化特色,分区开展营销。针对民族文化村关注度强势的地区,加强文化内涵的挖掘,向其他领域进行延伸,如开展民族文化研学旅游,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针对民族文化村关注度平稳和弱势的地区,利用文化差异激发个人兴趣,用多渠道、多平台的网络营销强化品牌印象和体验认知,充分发挥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带动效应,以文促旅,以旅护文。

参考文献

- [1] 程佳. 为公众留下珍贵的非遗记忆[N]. 中国文化报, 2022-06-20(003).
- [2] 汤洋.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3(1): 122-129.
- [3] 桂榕. 作为旅游景观的民族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利用效果评价——以云南民族村为例[J]. 云南社会科学, 2015(2): 108-113.
- [4] 彭莉. 论主题公园对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综合载体作用——以云南民族村为例[J]. 学术探索, 2016(9): 151-156.
- [5] 李铭, 李忠斌. 全域旅游发展中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失真与保护——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为例[J]. 内蒙古

- 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6(5): 88-94.
- [6] GRABURN N, 撒露莎. 论中国民族旅游发展的策略[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36(5): 39-47.
- [7] 杨丹. 羌族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面临的产权困境及对策[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 38(6): 194-198.
- [8] 陈赖嘉措, 覃建雄, 陈露. 基于 AHP 模型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评价研究——以云南省民族村为例[J]. 青海社会科学, 2019(2): 98-104.
- [9] 王伟, 吕萍, 多海. 民族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研究——基于吉林省“双线”规划及其实践[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56(1): 94-102.
- [10] 保继刚. 主题公园发展的影响因素系统分析[J]. 地理学报, 1997(3): 47-55.
- [11] 杨兆文, 徐乃瑞. 关于民族文化村产业化发展的思考——兼对云南民族村的调查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04(1): 119-121.
- [12] 李山, 邱荣旭, 陈玲. 基于百度指数的旅游景区络空间关注度: 时间分布及其前兆效应[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8(6): 102-107.
- [13] 汪秋菊, 黄明, 刘宇. 城市旅游客流量—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特征与耦合分析[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5, 31(5): 102-106.
- [14] 高楠, 李锦敬, 张新成, 等. 中国研学旅行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3, 39(3): 68-76.
- [15] 张宇飞, 任艳路, 梁丽敏. 中国冰雪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基于百度指数 2011—2020 的实证数据[J/OL]. 世界地理研究: 1-15 (2023-02-15) [2024-06-2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1.1626.p.20230210.1456.008.html>.
- [16] 陈昆仑, 宋新昊, 刘小琼, 等. 中国露营活动网络关注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J]. 旅游科学: 1-15 (2023-09-25) [2024-06-20]. <https://doi.org/10.16323/j.cnki.lykx.20230923.001>.
- [17] 花玉莲, 许艳, 李桂莎, 等. 中国冰雪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3, 39(9): 1209-1217.
- [18] 刘海洋, 王乃昂, 叶宜好, 等. 我国沙漠旅游景区客流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以鸣沙山、沙坡头、巴丹吉林为例[J]. 经济地理, 2013, 33(3): 156-163.
- [19] 丁鑫, 汪京强, 李勇泉. 基于百度指数的旅游目的地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厦门市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5): 709-714.
- [20] 许艳, 陆林, 赵海溶. 乌镇景区网络关注度动态演变与空间差异分析[J]. 经济地理, 2020, 40(7): 200-210.
- [21] 涂红伟, 骆培聪. 消费者愤怒情绪对旅游意愿和负面口碑传播的影响——基于目的地非道德事件情境下的实证研究[J]. 旅游科学, 2017, 31(2): 42-54.
- [22] 黄群慧, 余泳泽, 张松林.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 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8): 5-23.
- [23] 左鹏飞, 姜奇平, 陈静. 互联网发展、城镇化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7): 71-91.
- [24] 施惟达, 肖青. 论民族文化生态及其评估指标[J]. 思想战线, 2010, 36(5): 87-92.
- [25] 黄栗, 董小玉. 短视频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影响力的研究——以“抖音”APP 为例[J]. 当代传播, 2019(5): 50-53.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net Attention in Ethnic Cultur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Yunnan Ethnic Villages

LI Lingwei, TIAN Jipeng

(School of Event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and develop ethnic minority cultures and activate tourism market resourc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 variety of geo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was comprehensively used, taking Yunnan ethnic villages as an example, an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net attention of ethnic cultural villages were explored based on the Baidu Index from 2011 to 2020.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In terms of time distribution, the internet attention of Yunnan ethnic villages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from 2011 to 2017, decreased slightly in 2018, recovered slowly in 2019, and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in 2020. The monthly attention fluctuation trend of each year has a high similarity, showing a “double peak” shape. There are significant seasonal differences in each year, and the index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indicating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net attention in Yunnan ethnic villages tended to be uniform throughout the year.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ernet attention of Yunnan ethnic villages is relatively scattered. The internet attention of inland c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is lower than that in southeast and southwest China, mainly represented by four regions of higher attention and one center of higher attention, and the areas of higher attention (citi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east of Hu Huanyong Lin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uneven and concentrated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Sichuan and Chongqing region. The importanc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net attention in Yunnan ethnic villages is ranked as spatial distance interaction item >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 population size > internet development level > education level > richness of ethnic cultural resources. There ar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richness of ethnic cultural resources, population size and education level.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some suggestions on network marketing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cultural villages in China.

Keywords: ethnic culture village; internet attention;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Yunnan ethnic village